

唐史倫斷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殊不同而意同尚書記

治世之予作教之書也故五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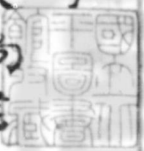
予名雖桀紂之惡亦用湯武之予而見不特書也但

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予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

有後聖聖人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殊雖不一皆是

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予正法之書也聖人

生于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至大中之法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
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子而垂大典矣
此尚書春秋之躰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子
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
效安得不悅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向因見惡子
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子以
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眾率辨其心迹而
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
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向有善子者明其心
迹而褒之使美輝于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
秋記治亂雜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
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行
以為法至司馬遷脩史記破編年躰創為紀傳蓋務
便於記子也記子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子皆
載焉雜貫穿群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
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子
分為數處前後屈曲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
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子莫大乎治
亂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謀于前君納于後子臧則
或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

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
歿而備載于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
雖不僅編年之法君臣之行事代有序義和之業固
載于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于舜典三代君臣之
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
載于傳中其躰便乎讀者過差知惡之不以君危亂
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
雖編年經目其子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躰故
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時焉此可見遷
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
其子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子或一句或數句
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
聖人之經所目之子遂遷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
之法記不次序一用編年之躰非外春秋經目特為
記也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子固無所容
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子行書有法紀無法傳行釋
焉此乃鍊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躰為尚編年
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
為大典不淪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子
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

之道雖為紀傳亦丁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
而文簡也甫嘗有志于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
讀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
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
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忠貞現功德之遠也
唐書繁冗遺略多失軀諸少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
記或一子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
亂之迹散于紀傳中難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
現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現高祖至文宗
實錄叙子詳備差勝于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
焉至治亂之本亦夫之明記子務廣也勸戒之道亦
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軀亦未之具不若編年
之軀君臣之子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子或有遺
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子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為
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
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曰史之文繁者刪
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子之不
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
之軀所以次序君臣之子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
具軀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丁

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
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祀
樂律歷災祥之類官職刑法會貨州郡之制得無遺
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
明法度政教之跡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司各有書
存為史者雖乎其載也自唐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
四年革其遺作序述其意更俟刑濶其文後以官守
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
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釐成一累
况才力不盛叙子不無疎畧然若功戒之義謹之矣
功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
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由邪正之效煥然若繪
畫于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與而
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
安危常為世鑒矣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上

召突厥兵

立建成為太子

殺劉世讓

殺刘文清釋裴寂

復置十二軍

放宮人

即位改元

魏鄭公論治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書門下議子使諫官與
賁封倫舉賢

朝廷之制

任房杜

殺盧祖尚

魏子不避形迹

房杜相業

虞置降虜

命李靖為僕射

封禪不著于行

命李靖討吐谷渾

貶權葛紀言利

魏子諫淨

以房昌為州縣

立太子

親征高麗

劉洎賜死

後宮不著名

降李勣為疊州都督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命李勣為僕射同門下三品
在位改元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殺上官儀

乾封改元

追尊祖宗由稱天皇后稱天后

却處俊諫令后攝政

李敬玄統兵

殺裴炎

不稱武后年名

狄仁傑荐張柬之

齊武后

韋后安樂公主執帝

卷中

景雲年

相
子使主細務

姚元崇

開元尊號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盧懷履表薦宋璟盧懷惠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李林甫平章子

張九齡乞斬福山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冊忠王為太子

用王錡聚斂

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李光弼斬崔眾

賊陷睢陽官張巡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李岷降蜀州刺史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顏真卿降峽州

李宝臣復叛

李棲筠卒

開豐州零陽渠城原州

楊炎敗岷州司馬賜死

陸贄論吐蕃

盧杞姦邪

李晟論張延賞

疑忌李晟

崔損便解回位

卷下

李絳料魏博子勢

用裴度相

李廌辭平章

注意相

裴度罷相

失河北

韋處厚乞相裴度

刘克明弑昭愍

貶杜元穎

辨朋黨

保全内臣

鄭覃言崩成政

不能制内臣

殺陳王

李德裕讓太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貶李德裕

無人若大駝

令狐綯從賊

用韋保衡路囁相

鄭畋罷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朱全忠弑帝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戡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
矣故周武王師致庸蜀羗獫狁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
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鼻騎之助今唐
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
助于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奉義
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若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
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人若大駝

令狐綯從賊

用韋保衡路囁相

鄭畋罷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朱全忠弑帝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戡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
矣故周武王師致庸蜀羗獫狁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
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鼻騎之助今唐
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
助于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奉義
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若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
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建成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乎世固為常法若夫大子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了終為人臣乎建成自奉義以來無一子丁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禪之初天下未定竹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行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靜才略功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轉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情而無謀辱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免領待彌厚了乎施恩于寂太優用刑于文靜太暴二者無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中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
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不可不諳不曉劉世讓素有忠
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
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行
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况突厥入寇本以
馬邑為便今得其地守之是扼其入寇之路也世讓
經畫如是或人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
祖不察而殺世讓行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
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寇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
心常幸國之有子起而為患則武備不可一日懈乎
况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偃武不
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之經世之略行其淺也
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令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
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

浚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生任矣蓋人君廣置
嬪御其損者三侈費甚也內寵多則競私謂怨女衆則傷和氣人
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爲難凍正而不願仕也况
隋場荒虐由古無比殄取良家女置浚宮者固無其
數高祖初入閩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少之一
節及受禪安然而其浚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
之主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淳勸歌詠唐之
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
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若
曰尚書記天子即位改元之法舜則日月正元日禹
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于此聖人以
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語記成
王崩康王既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
所終之年天子即位不了一日而虛好於柩前即位
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祿君
改元不同其道或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不
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備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

舜為皇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不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心。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在舜禹之道也。况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脩天子之史，不可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漢代子歆，天子繼統，另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多依實書。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子論致治不难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存至多，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多則事無不正。通于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子，故能立天下之教。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以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見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為邦者久之，下辭也。為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多，功業不速，為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暮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

聖哲之才不能通寔時弊以通變之務速其功以行
一時之不便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現魏王之
論誠得聖人之意又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
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武大亂之後與主教法
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于後嗚呼不哉

中書門下議多使諫官預白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直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
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
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
忠良之士論治臆補國子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
亦志伸而道行行豈必欲事君過而取其名哉當君相
議事之際使諫官預白得以聞說或有闕失從而正
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運不知諫者之行言上下誠
通國臆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
之前安有不必之議茲者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
亦君以諫官以臣不預白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
諫正亦必心行而多下救過或已彰而不下言故剛
直之臣有激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
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下
謂得其道

責封倫不舉賢

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了容一日之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眾職奉命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荐但言無事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已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名入附已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為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每至以待入之心以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所責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不無其人主不能照其情而責之則了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同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

而藉之于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正觀之
治也天定官之負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
用矣大臣諷之使諫官御史之官並從而入或正其
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立議矣諸司
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
事非至之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有自絕矣跡賤
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外奏又置之仗馬以備急事
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
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于人矣故者皆朝廷大法者
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
天下可治也行次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
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不也言事
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求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
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
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
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于廷陛賤者言事無
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
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丁不專亦不丁專若溪知其

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行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
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
無成功則有敗乎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
惟在人主審之不一失則子機難遣矣太宗丁
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
國事房杜方尽心職子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
見欲移主意以晦奏其子意似不廣然慮以臣向言
漸害於子之言之末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亦
信任以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
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丁以專任而不容人言

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為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
則下起慢上之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于下
行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
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則人心離矣太
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向一令固不靡
然從之此其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財御於
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行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自身
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

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遂于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王不避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子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子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于下或已之親旧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至怒枉為人潛掙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旧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免而不辯又如有姦惡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

足者一以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身之謀尔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姦人掙起時之患也為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子忠之道也温彥博因魏王為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王自陳太宗尋悟其言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子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武向房杜之相謀議施者不見赫之予而世

人賢之行也。若曰宰相之功，何為赫？觀時子以行
身房杜自奉，府遇主講天下，子固詳太宗即位，遂命
作相，付任之專，不与他相同，乃得尽心助治。致時太
平，以子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
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子舉而天下治。
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
才丁擇才丁，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子於
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與治之要道也。以至
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而抑權，律各
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于後
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子太宗從之，以
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丁知也。
即正觀時子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
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之力，不及房杜何也？若曰：
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子專論王道，封倫橫議，
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
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子之力，嫉小人之言，惜
不能使之慙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
也。然魏子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子論其治，房杜
助其施。若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

宗事住之意正現時子之要丁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行至納溫彥博由儀處虜內地仍擇首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為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遊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為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首長以立之足示好生之德行過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畧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為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子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眾若遺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從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為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尚矣况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于亂兵之手此不識子臆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每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眾正得

其宜矣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
邊寧人非請尽心兵衆力行以成此功且寶貨散
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正得宜
但不知寶貨之布每多太宗爲君行至以奇寶爲意
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
融望不然君臣之間而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
命靖爲相亦是光其功德宜罪讎人以戒于後世丁
也

封禪不著于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于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
爲帝王盛禮之少無大此禮於秦皇漢武行之儀物
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凌災異故至天下多
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
當天意况此禮不著于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
引經典之文但巡狩之禮耳帝王巡狩每至方嶽必
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
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
祀之禮足伸其報行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少天至
誠掃地足以致敬行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主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至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此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名師討之靖功名之大為多世勛臣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見執政請行太子使大臣此是功名不逮于靖筋力未衰于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尽其才節人臣各尽才節天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至威柄也

淵樞葛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葛紀言利真得天子之躰天子為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尊也仁德之本莫

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人歲有餘矣行至殫山澤之利以因人力乎哉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人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送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繼未至危亂天子言者令勅為法以治利向于天下豈其躰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子丁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備一殿別想秦始皇已過不起

其役賦不耐熱之卿請營二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
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得幸東都勅預脩乾陽殿給
予中張元素極言隋室脩乾陽勞民之予嘉其言立
止少降長樂之制有司資送倍於長之主魏鄭之
引故之言長之至尊於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送于
長之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初命宰相定
其貲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貲多得才能而無兄食
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
軍三萬及府兵者上武之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
畝而養焉其行賞之少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
其恩外無倖臣當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宜放
薄賦歛厚風俗其道德与前代聖主並所為自天子
正賦之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下至是而不
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為侈
大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子無節而冗費
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甜狎
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解謹制度絕
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因生民之力而財自豐
為天子而得其賦著仁德于無窮也

魏鄭

諫諍

論曰魏之所以忠直稱曆

數百

年而乃愈高李翱論備

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

正直是魏子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信於後也正

觀十年魏子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諍逸

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說未嘗深

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意致

夫不深言君過者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

主威福了天下大子也君無大過能了大子真英主

也但政者以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于

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子少英主少贊治道已成太平

之失見其小失高致一諫諍以防其甚如子中帝之

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太過魏子之諫必危切至安

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為

忠魏子之心沒之為相者宜詳之

以昌昌為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

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能通地刑險固自限

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帝使不為中夏患則

上策也安丁恃盛大之勢因夷狄輕命而伐之遂降

省其地一降者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

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時乘隙合從
為患矣以太宗威揚州縣膏昌之地雖保無他魏
高以為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
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為太子

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
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乎諸子也擇之
法取衆望決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
事未嘗有疑晚年帝愛不能定一子秦長而有過立
晉王無疑行立投床自苦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

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
善人情丁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此必起亂階矣

親征 高麗

論曰正視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
宗棟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哀怠之意臨天下
不丁預患防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
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
中國之命一二將帥生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
使畏威懷德足名天子能予行至決親征之計乎忠
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丁勅遂舉中國表

葛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况以葛乘之
尊与遠車爭勝又有輕之甚鮮平遠東去城破延壽
大軍竹足益其威德若延壽御对盧之計危了測于
此盖太宗英雄自恃忽行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
誤計且初議伐遠褚遂良諫止其子太宗然之勣至
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
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
馬謝天則危心了知矣詔流行軍人戰死者加勳級
賜殯地列中國士衆殞命于遠竟了知矣天子行宗
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中
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了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
擊延陀多謂之失策以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
破其衆矣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為失高麗本
不敢犯邊行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
房喬忍死表懇諫伐遠賢也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旧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
遠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
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得見而深憂
之或言誅大臣子亦与前疎健之行異倘為遂良

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通其子狀近于是矣若洎止
憂^聖■^聖肱純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無洎不異太
宗行至偏信遂良遠誅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隱之
人安得正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
子以忠直被譴女姪人沒而潛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
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璋力辯其子遂良
潛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敘播所修號
名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日文
則遂良潛洎之子安丁修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
子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子下動
後宮至丁勳帝王以子則姦邪附之著名於外又况
親族竊恩競為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
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
嬖但外不自行人耳惟徐克容以恩顧稱絕不干預
外子復能諫爭者夫則正觀宮南之政可知矣後世
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于外廣植姦黨
天寶中楊貴妃專勢于時務彥親屬國子既亂教嬖
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至尊

君天下所奉制度為古簡朴式不能則宮室服用
既過于古矣惟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
意必有侈樂於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為大過
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行至容其私渴以
干國子使戚屬侍之以作勢姦人附之以切權兼饒
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于後宮或有嬖寵能
以正觀為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薛李勣為晉州

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
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

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為大臣固宜然以其勳不負
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為此節勳雖高勳而望
位尚書預中書門下事罷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
力乎竹至無故遣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
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况天子以大位授人
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尽力耶然勳忠義之士但風
氣英豪非感激不能令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快
快太子雖授以僕射勳之私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
廢之皇后之際不肯尽忠雖勳無大臣節亦太宗以
利啟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宗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
中書令為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三書令三品同
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勳自尚書授唐高宗早於尚
書籍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
內國政此侍中三書令之任也今勣授南府儀同三
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
其少曰李勣遷南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南府送一
品僕射送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魏之意乖

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
所給秩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任署凌同三品者止記
初命率不以右位號也

褚遂良陳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
成之軌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
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行至私先帝才人使
逞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為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
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臨
降敕為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兒好婦是

以國家子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
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
於臨終天地未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
常之主者知少理甚明不丁不念况高宗幼為聖父
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乎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
外徇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
議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愾之
及為嬖者狀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
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
之有也幸使嬖者擅人主之權高宗室殺大臣幾移

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
李勣微言于志寧願望所致耳李勣行先帝付託于
志寧任宰相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
言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孰
高宗之過者李勣于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尉
少府丞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
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
諫而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
之明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
帝見高宗無人君之狀也

即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教繼之終於一世此前者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考武因予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繼在年號未終其身在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卒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改元不知天下予統於天子乎太子予不師古而至於此日大臣昧于經義也

降長孫無忌監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為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乃敬宗情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予高宗明知不足信信修史尚書下其手他子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予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况無是親則元舅位則三子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婦人諧之不自臨向遂竄避齋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是之非辜正欲快屨者之意使元舅以勳德重望寔死遺骸不堪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大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讥聖人立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以是也况君秉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去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散勝決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容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主行所為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孺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構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孑被逐者甚眾后威權日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少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裁措歲時屢獲其●四夷之服則大者耒臣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少慮已所為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礼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朝廷之中姦人亂政志賢竄戮天子●齊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於已此大亂已見有行功德可以告成蓋狗后之欲舉希淘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飢民困日食禁見連年不

已豈非功德之薄妻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
民力干動和氣所致坎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
乾封故子建為年號若以歲早為乾封則民之飢困
災變頻仍果天祐此為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
盛德之少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
多惟取一大善為稱不使名浮于實也歷代帝王謚
號或實或虛不能悉以古制然必以稱廟之始一二
字為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

大成就王室謚武宣矣太宗以功武定天下即位之
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致刑措綱紀號令與
治古同謚文宣矣今高宗曰神堯不惟起禮遠所以
尊之高祖於堯之道安丁擬議况稱曰神堯人必謂
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
謂過但廟^號之定而增其名又豈礼乎二后號神聖
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了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多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
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
嗚呼天子狗后之欲僭大其稱凌祖宗典禮此高

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矣

却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丁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后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子至川魏又不許皇后臨朝后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為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子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

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当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子義琰恻心助之二子終保大位不罹其禍此于老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願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善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制史而殺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為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子君者固不可計利害也抑正在於所守禍福擊折所值守守者節也不可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李敬言
統兵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

忌賢不私怨則國中濟矣李敬玄不練邊事與劉仁
軌互異此廟堂之上取所不能忘其賢而違其議也
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取辱此情其
功名斯居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
狗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於知
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差
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殺裴炎

論曰裴炎天縱由直議違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

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予立威震懾中外
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
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于外后制
于內一廢主豈能有為行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
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
武后為之謀耳殊不知武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
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予肯已乎况素有異謀也
矣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不盜欲取人壽室
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庸恥責令歸其室言得
送予言既不送禍予免予始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

夫為人臣者，惟當尽力於主，不在擇主。正與不正，不
主不正而尽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子之時，知其
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淺，為慮深，與人謀則不
利，予以故有忌之之意。與劉禛之程務挺輩相繼
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舊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在
主紀繫后，至於帝王之年，列傳國於有唐之史名，駢
大亂史法，大史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
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尊，而天命未改，足

以首身，是以表年，若魯昭公之也。春秋歲書其居
曰不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
中宗紀，每於歲首名書中宗，所合曰某年春正月，皇
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
太后，但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是正唐
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
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
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為，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
也。

論曰。現武后任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
借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
有過于人。習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
庇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必欲仁傑。姚元崇相
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子行慮乎。故雖兇
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元崇相國才謀
之士。不足於時。尚致一訪于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
二相力薦。東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
任用之意。了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耶。一婦人借天
下大號。志行兇虐。尚以大推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為
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旧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子也。
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帝深
憤恚。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清太后沒。辟以不語。子
是廢之為實。今述其實。子書東之彥範等。遂廢武后。
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
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上擅盛權。下逼奪
其位。借竊天號。忍行兇虐。毒流內外。論二十年不道。
至此。若終身無福。何以作戒于後。况實廢之。安可諱

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子
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子元年三月。夫人遜于蒸。
此莊子之母也。以懷亂之子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
法。丁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為
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况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
號。彥範之權。復后之位。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位。
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
後也。

韋后安樂王主鶴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
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亦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
能深息前過。自新厥德。登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
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
廢。沈離艰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
之心。擊于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
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
政。縱其姦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
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
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悔已也。人情
邪正。壽不曉也。世之美惡。都不辨也。皆以然行等人

尔故没位数年，身感以故，豈非下愚之人，乃丁移之
性，欣卒生凶，婦逆女，結印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
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終

唐史論斷中

唐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乃論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
丁不終也。繼大位不丁無始也。一年不丁二君也。先
君之年不終，則浚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
無始，則布政主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
一，而民聽惑矣。典法以是之重，人君復不謹其子歟。
肅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
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行義而然也。今書

景帝年者不可分中宗所以終之一年者二又不可不記
睿宗之始年禮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每祀而正
不典也

睿宗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
漢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亦變
知行子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實太子之心安宗社
之計也李行有曰妹所獻惟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
子稱帝而至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太子此跡豈止
乎故睿宗一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遂謀賴太子
英果先之誅之不然內難丁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子
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惟誠待之何以責厥功
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
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子君滄其道矣
初明皇以元崇下相將召之張說輩讒言交結一不
能動遂以大柄之元崇存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
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

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行以及此然元
崇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
且方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敘紀綱大
亂幸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
有才智固能視時子之變知變之術一日當圖改
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舍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
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弼曰勳素
親侍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元崇雖才過于說遠在疎
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主知疏遠
之臣不用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
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開元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
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
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丁君法乎高祖
太宗各有功德但無尊號高宗狗武后之意始稱天
皇中宗從章^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婦人所
制綱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必紛亂果合天理乎而
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與
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不一固熟行故

忘高祖太宗之實德龍身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福
彼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
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年人君行事不丁泥古之迹
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于通變之機不稽
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况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
臣下帝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丁得更言何必稽古
以導其侈心也

酸棗野射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辟具舉內
外無不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多娛樂以入之

帝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為太過然
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
氣稍充目前無恙鮮有不驕惰者驕惰者憂患遂
至此少勢之帝也况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內
外無不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泛而生女嬃人窺其情
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其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
之則姦人之特爭奮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
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
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
荒屯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

崇飾宮室由余視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與霸業之
上疏言之以正矯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
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
樂何害哉所以忍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
在藩邸歷知民間子規韋庶人之堂勢危社稷遂起
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言也及即位勵精政
事委信賢佐命除前日之弊然其豪之性不能純
入于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浸久
志意漸昏嘉和柔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
大畧徂務娛樂猶倚任止人所以國子德澤之廣入
人甚深故久而沒致天室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
皇才略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南元時稍縱娛
樂不待久而亂矣武曰人主多天下無事時不丁自
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一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机靡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
遠矣一時無事不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
樂以萃游幸以時豈不樂乎况天下奉之意無不滿
何必淫禽獸鷹虎使毒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
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皆好於物不丁使
有刑或倦怠於事不丁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

不丁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丁或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少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尊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宦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或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少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送恩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吾行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行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長者縱為時所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正保位也其與子孫留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澁多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其主交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不丁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尚不掩過以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也

雖切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
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丁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即
官源乾曜落其才行不許即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
衆所知矣入宇文融引之為堂歷中丞侍郎無一善
績丁秋錮為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
武妃力士內者之助遂至大用爾假使明皇以林甫
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丁信豈不思武
妃力士上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
之言其人姦佞丁知者假使或嬖寵之言不辨其佞
既相之後能議行乎况不知學術有行所委任之也
是林甫凡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况人臣奏
請之不善者合於主意者致其經世濟民理道明
白始可無疑若凡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
况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不善者合已意帝王稍明
理道者豈不復慮此况明皇天資不為不明一日昏
惑却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
患也如此夫帝王苟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
輔行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
能累試者丁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

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
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
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侍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
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賂類無入
相之路奏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
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
寵之遂起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
人主得不戒之歟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之務子軍國政全衆

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
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付之不諫其心或以
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撫疑似之
多從而譏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
且欲圖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
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
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于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
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又奏祿山逆狀此先
覺於斯之論非常人可明其所以將校敗衄語行軍法
此有竹難明之理以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

勇銳丁用今戰而敗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
功德丁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
忤又聽姦言後問久者忘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
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忘之謀議之中雖理道明白不
從其言在賢者每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停姦言外養
大惡遷播之辱歸咎行人哉

刑罰參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向用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
臣殺三子此國之大失人道我喪念者行德化尚致
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即位之

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字景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令
心贊助故德化被于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
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
未至大害於政又罷免宰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
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淺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
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也為善
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
姦跡漸露取天下一善子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徐嶠
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
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子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

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惡之效也
君君相者勿以目前善適便為己功當顧己之行
子以何年善惡之子者有不效者也

多疑則用冊忠王為皇太子

論由國之廢立太子行容易也其立之也非嫡不可
非長不可非賢不可用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
也非長也但以母善致華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
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誰不固其善亦不
向有過丁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誰武
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

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丁慎擇賢者立之丁亥行
為即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
之歲久中外不固其過人心者奉矣用元十七年忠
王領河北元帥与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
宗寫真圍忠王壽表字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
上而說稱忠王壽表比之聖祖少果便乎蓋昭成方
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子謂王當受命天故因少言
之使眾知耳亦或有緒王之意說子明皇不惟東宮
之明復贊先大監國之少情義至密非他相丁比故
任用以來言為從計為行規忠王之少室每密謀潛

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 子忠王賢足以代之
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
何得密移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 祚不定明皇意
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
易矣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
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
肆凶計誰復用口敢謀國 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
聽納惟立壽王瑒少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
遠不逮忠王無以辨之但以國有天子而說稱忠王
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
子之惡說無以逃其罪矣

用王鉷聚斂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 太宗
惡其言利遂斥之不合立朝深味當時致治之風竟
舉行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德忠義之不克不忠
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洽敦尚儉德非賢
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
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但慮人才未
用生民未足蘇意常不足矣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
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歇倦萬机日

侈逸內者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思倖寢廣
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
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不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罷
楊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成
死邊進理曰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寃痛之聲徧
于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美餘納於內庫以奉
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下者生民
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入既有常用
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收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
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徧賜嬖寵之
家競為借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歛之
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亦快姦人女
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於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
聚歛極矣繼以楊國忠用子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
私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
明皇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終乃為
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故今以太宗明
皇之子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
聚歛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歟乎後
之王者宜鑒於此

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
權勢至重又請蕃將以代曰將反計了知楊國忠以
貴妃之親極多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
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
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
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
忌嫉別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
信委之以事必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
國忠及召璆琳所誤遂成天亂雖誅之可益後之人

名信待中官者了不博也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制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
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
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
置朝廷於何地况灵武初基大亂未定乃將帥者固
當尽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高處威灵
未展安得為降擄之態以輕朝廷耶崔衆奉詔交兵
驕慢將帥此固有罪

李

奉朝命行不論奏其狀乞行

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遵之理天子從之
而行法則將法威朝廷尊之不得濟矣行至念其無
禮遠行軍法朝廷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
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
斬監軍以道起早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后之罷臣
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
也先期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立不待戮衆
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
之比以驕慢戮之是目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
豈非強橫之態耶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
此固跋扈者常事且先期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
軀念而不思也夫將帥之才傑出於時時年賊之功
高於諸將晚為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豈不能去強橫
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展巡

論曰宰相奉子擊天下利害常存大子之心尚慮智
謀不周或至敗子况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為相也
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
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
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奉子尔

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救人為賊所害軍
民之眾雖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
名既高固有嫉之人意雖每許叔冀多權未必出兵
救援似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琯之過也若
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琯交
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琯或慮
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
力圖之奈何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
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尔豈宰相大以之意
也不然進明健好進於巡遠功名無不嫉意當南霽
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水
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
絕無救意豈非有憤而然也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
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少已之上不肯出師
不言叔冀之若曰愈叙張巡所以李翰所作傳尚有
遺落據汴徐向老人言有所書尔老人傳當時子又
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遠子故不盡其本
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
子尤足證明則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有得
實嗟夫琯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兩

宗倚任之意又挾慈用人致敗國子則瑄之流落以
沒非不幸也後之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子何不度子按不顧國難之
甚思明為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送耿仁智忠義
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下全信
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
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
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丁留亦須國威兵力
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
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為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
之此豈國難也况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
覩國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寵
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此又豈不機也使思明復
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去年始平由
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者
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况內臣監其子也
慶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眾數萬尚據相州人

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夫所討之沛然有餘力
乃為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於相統故不立
元帥雖共用師之法別無維制猶丁校功何至假道
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
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
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
儀光所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
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于他將各自為謀子儀夫所
盡力於子命令不能制于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
可得也故去月間不能卒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
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臣內所制亦昏暗然也峴
之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
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遣逐此固
易明之乎一豎射捕投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
行法李輔國言之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且得其狀独
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以正之
言但憑若虛姦奏豈非為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
相辭之復以為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独

為實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寧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
一闈人以獲復之勞寵用過分遂致專橫撓亂國法
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岷既為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
任用雖多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闈人強橫天子不能
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
能制其姦惡不至于甚岷方尽心國子身所畏避肅
宗以為專權而逐之養庶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
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憎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富賊將分帥

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富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已援
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蓋有所憚而為之也肅宗
寵內臣為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
元勳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為其讒向
遂罷兵權李光弼戰伐尽力勳有奇功才謀忠勇冠
於諸將亦為朝恩所撓致有敗血懷恩前送子儀知
其子安浚子走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
敗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况
他帥乎又現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輩用子干四
朝恩未瑱居將相之任一不送元振請託無罪而

殺之此懷恩所以不肯尽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罷
哀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喻年平定劇賊一門
之內死王少者四十餘人此豈欲奪賊乎何已平大
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尔人主任將帥使
之尽忠者常道宜駕馭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
會能不容權倖之人向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
無所撓天下有子即為人任而無他憂天下無子則
苟眷罷而不哀替則尽忠者衆矣肅代皆罷內臣過
厚特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存身謀狡計一生可
北非天_子有定

顏真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為人所言自見其
過必無忌心可矣為人而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
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每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
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子必先咨宰相而後上
聞真卿極論其子以謂蔽塞之路過於林甫國忠時
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為事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
太廟以祭器不備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
器不備眾所共見况繫有司之尸言之豈為誹謗哉
代宗雖_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豎理宜知之

載悉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不可不辨其子而逐真卿
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子素尚寬
厚且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為害也如此
大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
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身代宗不通是
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曆之政清度廢
弛由此致也

李宝臣在馬承倩所辱沒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子機也
非謹厚有識之人恐了矣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

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梅芳
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丁乎河北自
天寶末為賊所擄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
將之降者李宝臣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兵置
將置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文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
餘年向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為安不能制馭也大曆
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宝臣上之有障表請討之代宗
遂命生師宝臣果能与李正已破承嗣之眾擒其將
歸之言師是讐也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
統制河北也于是時朝廷當選賢昭以勤之臣使勞

其師思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諭之則前日禁豎之
心必為盡變今日已攻之效必為盡力乘勝破城承嗣魏
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室臣正己自以有功於國
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若復跋扈必有一先
勅者別帥討之尤易乃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
初即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時
進發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
倩宣勞室臣尤見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少宜室
臣遠之且嫌承倩語罵擲于道中室臣慚怒復與承
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尽力於是玩養陳嗣朝廷不
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
內臣了不鑒於

李栢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
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栢筠知其
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於代宗
六年代宗察載貪貪放任栢筠為御史大夫使制之
自是數年栢筠雖居少忠之節而載貪貪日甚卒不
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至風憲權固不侔
况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栢筠並相守道寡援尚

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
罷載而相極焉行至使憂憤而終也名以載有內外
之助未易下罷則內外之黨能惑人主始為之助代
宗知載姦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為助既不能助又
行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奉載罪誅之內援者殺外
黨者逐又行難其豈非稔載之惡族其極而考之也
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政害生民多矣蓋代宗
優柔綏察載之惡而斷之不登遂使姦臣大害於國
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揚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端有司言
祖庸之害定而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
議浚零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
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行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
固多弱才力以與國子為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
善况浚渠之非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
甚顯行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工
是將安眾而主之又行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
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

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知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
害為存於是尔非至於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
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行損才力行害大推乎
茲至之之道也矣雖有才而心不足故不能成就功
業卒至禍敗沒之為相者戒之

楊炎敗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執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
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
不法始出諸晏言宜託附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
察虛實便以晏不利于已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

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勳賢仍誣其罪
用掩已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
已也矣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
事本由君怒以解已罪德宗向之入惡殺勳賢之事
在乃已怒矣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
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矣之乎肆諸市朝猶
丁戒已矣道明國常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
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矣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
不也為君君相送私欲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
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遠足忘患
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
患者復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子一日引之
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
厥數百人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唐
關中者近十年高祖生欲遣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
亂藉回紇助兵雜與將帥同攻二都全許之官生民
取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
僅得一二年無不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

亦有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沒藉回紇兵
力得數十人助騎掃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

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
尽力始能回城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

數年已入寇哉自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

持古不為驗乃唐之實然德宗熟向而親見也向見

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
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禁監甚於諸戎結費
為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
泚交通為觀變之計賴天佑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

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
逆而受賂遺且忠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
生賊雖耗亡我亦因竭其勢至此虜祚危矣則中國
雖哀不丁假力夷狄明矣不幸有子惟推至誠任人
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尽力於國苟藉
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德宗不知所以
為姦邪此勉知其一未如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
術其始未能辨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

性所合尔盖德宗性^忌盧杞性陰人臣希主所忌之
意而行其陰計此固易合也当李懷光赴難奉天杞
惧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
其子已逐杞矣悟其子^是辨其姦邪矣既辨而復念
之盖当危难則不敢狗己之情懼臣下不尽力於平
賊也賊既平漢帛京師又欲肆已所為顧朝廷之臣
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
性者所合也願忠賢力諫其子杞復早死不然杞必
再用也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旧史言李晟与延赏不协表
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爲晟恃功挟怨以沮延
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挟怨也晟繼
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帝慕魏鄭公之為人思致君如
貞觀之治多有当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
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爲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用
大用乃諭晟与之釋憾會刘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
意劝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
功固拒主意爲強臣之態也延賞既相乃德宗寵待
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每顯赫才業言多薦賢頗
稱純直延賞嘗与不足逃之遠却怒晟不解以讒言
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嬖晟社稷大
功欲用刘元佐李抱真輩救復河隴以爲之遂建議
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乱
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員數以
解傍訖作相數月既意報怨舉子輕脫如此固非宰
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但德宗好
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
時政乱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
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了乎岑曰將帥

賢也晟名德為下信服以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
言之丁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浮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
名忠義為眾信服天子有將帥以此固丁久任也况
平大亂為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
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
吐蕃是^之收河隴制諸戎必多遂因入寇揚言以向
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擊授以節
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效銘有識者可辨

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於晟柔而讓之德宗遂惑
罷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
惑延賞謾言竹帛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
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為寇竟不任晟兵權
但使奉朝請終身為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
德時無與此尚疑不任他帥窺之官尽力乎他帥不
尽力不堪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為跋扈計者往
有焉知天子跡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
此沒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子安社稷奉生民也
德宗用相但說奉已求崔損歷官清要無善丁稱一
姦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為相各位八年尋無能致惟
適為恭遜兼子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眾議不
容罷之終身為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已者明矣助國
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常守正
才識高遠論張鑑必稱言官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
非深切姜子輔博學純正為論時子奏拘賊泚殺止
其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為戎所詐尋
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子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

使懷先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
事無不得其肺要領此故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
至忠之効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得似
罷免復加譴逐蓋忌其多直又為姦人所向也學者
既逐小人任用奸藩臣跋扈於外宦官專權於內法
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主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
前無子殊不知宗社厚矣生民病矣葛粟之駐屢矣
然人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
為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
得至左右也足為密者印倖之計干進於時奸庸得

志者以其附已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
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為
不稱職但為恭遜便僻行補於事此人主何不察人
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苟行才力立事有行勉勞濟
物有行謀議助國有行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薦即由
權倖所引即以不驗之賢不肖分定若不驗以事但
曰其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
為行以為以循理為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理之
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
其寵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

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罷不哀何必忤意而自令
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理而貴我
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矣此豈
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
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不有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
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舍位無媿
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
民不泰我而位之罪人也故尽心于國知無不為其
意以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已反謂之不恭
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節可貴

者如李靖在貞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悔不遲遲似
不能言李勣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相
相知倖臣所荐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
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循紳貪位敗教堅
辭其任此下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過不恭避行
是謂之退靜此正奸庸固寵之術矣

唐史論斷卷中終

唐史論斷

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勢謂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
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推其賢贊其謀以濟
國子安丁異議即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
雖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
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帝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
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
相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丁卒破也及

者如李靖在貞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悔不遲遲似
不能言李勣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相
相知倖臣所荐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
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循紳貪位敗教堅
辭其任此下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過不恭避行
是謂之退靜此正奸庸固寵之術矣

唐史論斷卷中終

唐史論斷

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勢謂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
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推其賢贊其謀以濟
國子安丁異議即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
雖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
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帝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
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
相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丁卒破也及

田季安死懷讓一稚子領軍府中李吉甫利其幼弱
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
結正為子孫計一稚子稚丁取奈它鎮救援何為人
以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
北諸鎮用節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
敵權均為變不得又為主帥威權能制天命此策在
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為帥不能領事必偏
任一將所任者權重眾心不服則五十年均任之計
為賊中患矣眾既起變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節將
忽起至兵權惟它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存立不
得此為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勢以見憲宗英
明役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節將田興
以六州版籍請命于朝是絳之策如神真廟堂之謀
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
刑之可以平常之見高下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就
矣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
爭不已憲宗頗有其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
使諸鎮畏威知恩平定而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
忠亮視吉甫為何如人然吉甫亦忠智丁稱非庸常
處回之人也但取智略不逮于絳故有橫議以撓其

謀聖使內臣援助遂敗國子遂成姦回所為也夫宰相
相謀漢擊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
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蘇許之同相明皇璟則正多所
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為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為兩
元賢相蘇亦獲美名于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輿同列
絳與吉甫列于憲宗前論子形于言也其詣理者德
輿亦不能為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
之任能了軍國大子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不至能
從同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
議論循默不言斯為下矣若吉甫提絳上論又與內
臣相結幾敗國子雖有他節下觀此一子不得不在
姦如回也後之為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武功不成
子不立者明斷不足也夫天子之尊有明尊之才行
高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為寇子機謀利害任
賢者去時弊救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之未
必皆賢為有異同之論君辨之不至則惑之則其子
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中道而止矣此明斷
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為相使平寇亂下謂明斷

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少，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光忿恣行，述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元衡，又傷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裴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赦，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漢高祖太宗之業，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少加六十年叛亂之地，朝廷怙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予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何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或乎？」

李鄘辭平章子

論曰：李鄘辭平章，曰：「史謂鄘難少入顯重，素不以子輔自許。此記子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鄘初在李懷光麾下，不顧凶逆氣燄而奮其忠義，以節官使徐州。諭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鄘之風。」

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曰用武將有神
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召諸軍修謁廟奏罷之其不附
宦者者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
罷廟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乃
薦廟憲宗用其言遂命作相廟與承璀不相失者與
天子貴寵臣共予不可下不可慢予及禮而已我
謹于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予矣廟之
意止于此豈欲其薦已哉君子進用于時不可失其
正况宰相之任安了由宦者用此所以懇辭其任
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尔若謂廟素不以了

輔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
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况廟之賢已位方鎮行不
自許為宰相也鄙恥為宦者所薦不願宰相之貴以
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所以戒世之姦邪卑猥附
權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廟素不以了輔自許其
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方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
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宜注意於相也
相得人則將自少矣今觀唐予大丁驗德宗建中

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名
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
得人也有所相者盧杞無不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
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位有吳復大業之
志首得杜黃裳陳安老之本啟其機斷繼得武元衡
裴均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教人皆不忠至明之人故
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滇之地得為王土四
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
注意於相得相者得相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
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
錡盧洪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
不能平希烈等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賊叛臣也
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雖易竹擊於相之不善若
曰希烈等雖劇賊迺于闐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
將亦過于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後矣將才賊勢正
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于相也建中元和之
難似跡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涇
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二三千人皆夷傷未起日
夕竣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向耳
時河北劇賊惟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况朱

滔未叛等河北既無中河南諸賊平靈援行能及此
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
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小虛托所
為險詐專招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敗棄
私忿之心不子國子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
文固尽心國子黃裳高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
之諭之曰君不用命當以劉潼代汝黃裳既薦名將
沒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得不速於立功也裴度督
戰淮西諸將向之無不用命知度為能賞功罰罪也
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于相豈不重乎然相之
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
明能任賢相則德宗所以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乎此
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叔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叔相中裴度
功力大惜乎以成大功遠為姦人所擠罷去相位行
前日用度之明後罷杜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連
謀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過天下亂
矣憲宗既以明斷用度了得盡其才徑營國子故朝
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

再見乎世度之大功也。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了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鏐本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諫。鏐毒惡之狀一不聽。納鏐自知。議不容。益以狡計。固罷會內生陳杓。庫物付度。支鏐以善價賈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鏐於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甚堅。以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鏐言罷度相位。行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了了。下下之主也。多忠難別。能用忠良。稍無多。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已之

子說姦佞。又以濟已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也。中智之上。懼忠難之大也。後日罷鏐。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之平也。又素罷內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子鏐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罷也。度既罷。鏐得專養老。欲得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天下無子。唯慮年壽之不长。侈樂之不極。鏐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衆多。日益親。罷不數月。為金丹所誤。忿怒不帝。宦官遂起逆謀。去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罷奸。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以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

得乃為戒此
穆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遠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而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左相逐度去鎮憲宗既遠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用庸才欲天下無事不丁得矣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故當奸相不二年河

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于相子望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而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行閱裴度子即答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而河然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費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懼幽自懼伏乞致國威以是罪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仁施乃平亦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况蕭俛段文昌建議銷

兵先已失策則植華帝才可知也華不止失幽冀鎮
魏博亦為賊臣所據言君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
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於其位經制國事
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頷勳德為輔為不至
荒僻嘉州侍臣憚宰相剛正為不敢肆其所為藩鎮
憚宰相威矜必不致跋扈若是天下豈有少平憲宗
既已逐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故帝才相之眾邪
侍或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行憚而不亂也長
慶君臣之少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願李逢吉免戚而斥其黨不念裴度
旧隙而言其賢此不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當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免人也
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執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
賀於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兒氣馘至此在朝之人孰
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主任即官日常為裴度
因子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
矜其所怨復不念已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
乃兇狂之態我子直無過行畏彼此度雖嘗逐我未

知我耳河北之乱非度不能平定多天子憂憤之時
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
而不言其賢哉是少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夫不忠則專計國少而不為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
之端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於天
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
幼帝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呂之
復相送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

備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教視朝勤于聽政
以此觀之本非荒怠之君若忠賢久于輔道亦庶幾
漢昭之比也但為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由
迹不出昭愍之過乃近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
內臣仇士良致仕戒其臺曰今日為諸君言久遠計
天子莫教用，則讀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
納規諫戒玩好省游幸如此則帝尊恩澤漸落權力
不重諸君帝以聽聲樂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
盡弄伎使一處盛于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
机不知外子為輩恩澤永無跡向觀士良之言則內

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歲
久。以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况冲年之君。即位之
初。手推忠賢。輔導於外。而教日一見。率不過教刻。接
對所言者。多逆意之。子奸巧內臣。窮日夜惑亂。所言
者。多徇欲之。子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行理勝之。此
既。亂之又虞。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
乃行。執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執逆再言。浚之人主。得
不凜乎。

文宗

跋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小憲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
負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兩歲。用為宰相。時議詞臣進
用之速。未有其比。且聲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
議者。失但竭心。于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行得略
每^能效。若肉于時。已負國矣。及少鎮於蜀。遇昭愍。冲
年即位。首進畫。画打毬衣五百。子自浚。廣求珍異。玩
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圖恩寵。以至繼息。持飲大取。軍
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於此。人臣已為將相。言若守
正。獲寵此固至榮。然於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
固。而為主所疎。言已必無過。亦不為守。至於名位。

亦考其夫行乃過人君冲年專導修欲以圖恩寵恩
寵果深欲行乃此如李德裕在浙西昭啓凡有宣索
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之意不奉君之修欲
也觀德裕之賢視元穎為行人蓋元穎窺害君晚年
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厚織人之長君尚如此
昭愍重年尤常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
作事而不正者不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歛民
人專欲君欲未名不入登三子易不登三子外不失
方面之任內不失尚書僕射之位及以圖寵之故專
務諂利以取衆怨帝賦書障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避
喬波之君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
切威福亂國政也所黨者思如是誠不可防然在
辨之精爾辨之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
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
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也非朋黨也以利合
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蔽並
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別君子為小人所勝
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

不能曲防非意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
於已取疑似之嫉讒之于君矣君子被讒又耻自辨
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
巧其言曲其意沒漏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
便于己陰謀邪佞皆下焉所以常勝于君子也君子
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
少而不辨者多其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子論之
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明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
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
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
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舉叔大臣
相堂帝独奏云此等相與執權者同膠漆陛下不細
請知但未及尔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
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行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
國不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
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子不然叔賢何以
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尽其才謀助成治平之
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
裴度崔群同相度以勳德群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
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君非

度群累言鑄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群朋黨罷鑄命
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不望行
乃如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
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
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群之大賢視鑄之
邪黨以鸞皇之與蚊虻人丁見而憲宗惑之蓋方
務邪樂惡忠而善佞也觀初用度群之意非志不明
一日昏惑至此之所謂君雖明者情所惑則不能察
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
大植朋黨明報錄悉排裴度逐李紳斯君冲幼略無

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兇險氣傲言度之大賢雪紳其
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愍紳敗遂然不
能誅逢吉之奸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能辨君子小
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
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
輩在元和对賢良策深抵時病李吉甫作相怨其
言落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
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文宗
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不
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政効又裴度常荐之

作相為宗閔革所沮而罷送鎮劍南雖因監軍王洙
言入言維州少文宗召以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
用也及秉政群邪不悅竟為奸人李訓鄭注所誘引
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問任侍郎日結女
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
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
又德裕所禮者多才德之人幾于不黨但剛強之性
好勝所然者不忘所與者為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
然此宗閔之姦情則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壑之
不能辨其輕重之情則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請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旌善之予焉內
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予尚書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
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
之取將相林甫等既致時亂力士既死遐裔矣肅宗
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及輔
國脅遷明皇升殿將相克構既極盜殺之于家矣肅
宗罷魚朝恩始命為現軍容使也宗罷之又加天下
現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
代宗又罷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為將
相之害也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

誣謫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裴徽言
德宗寵霍文揚霍仙鳴命為神策中尉纖人裴均章
潛之往夕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揚仙鳴並權任既
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盜以死文揚甚懼堅乞致仕
僅免於禍霍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
無功效尋以堂禍賄不命連步為淮南監軍沒沒
任以妄議太子為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
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浚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
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此內臣
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死文揚

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
辨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
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愍
之弱為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為人君者當
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存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其
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
有什狀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
欺者何子若陳所欺之不善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
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疏之宜矣若言
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

之少則疎也而宜言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
白君當審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行
人備人以議進行人以權倖用人論議有補於國行
人才行有移於時又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
者与被言之人其是非辨矣人君能以此臣下豈有
朋黨之小哉或曰何以能如此荅曰在明与与或曰
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与与安得兩全也曰不聽左
右偏言則明矣不以私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明
矣

制內臣

禍至而避言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
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忘其所為以至過惡
之甚也惟順宗朝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
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者予不向驕暴之
名及其卒也贈南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
中尉不与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宗中錫家僮又
有保衛昭愍之功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
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為善之
効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効示
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子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用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用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
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譏已要君
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

成初覃与李石同相贊文宗方治論議勤切文宗勵
精亦甚聽納乃內置教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吏奉
行不違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
職以邪承擬任給事中者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
進羨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
罷王彥威進度走錢至_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

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
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
盜刺石文宗罷石改以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田禮
一皆寔罷以滿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
勅成忿兢無至不同心之稱又奏改旧制不令僕射
尚書等輪朝拜中文宗取浚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
宰相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于太陽
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家此三年
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
但恨覃過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左璣譽盡

力排之章子嗣復同相况居四輔之首既言改子一
年不及一年未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子求其失
而更之但快憤心以章言為過及罷章獨當國政又
行所施為於不踰年材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納諍重儒
術時與大臣論國子勤懇以教太平為忠茲可
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之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
成柔弱之態是見人君之精明斷為大也若之明斷
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柔弱矣文宗自即位惡內臣

暴橫有陰去之意又以其堂方盛不能多然處之遂
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
其權任使之主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快本
軍校誣中錫罪文宗不思停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
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子霄怒斥之竟不出告者
付外廷勘鞠惟賴眾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
當時若生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雖臣惡詭迹顯露
其堂冒敢附之况馬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行
難既去守澄其堂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
此机既失枕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

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去文宗若法
憲宗用裴度毫益厚石且推愛起之端正士良與刑
其堂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生死力救之自取刑戮
二子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至後
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瑤等不惟福根之
過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即位晚節無
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為儲貳李瑤之議得正矣

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於
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瑤行罪之聽
士良之潛乘禍根之性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瑤輔
相懇救其子然竟逐之是使大臣多主儲貳之際不
得正議也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多國嗣之議不
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
可無他慮若幼而未育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
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
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嗣復之安王之議乃為不
正然名尸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扶

私而議國子者備子狀曖昧寧知●非潛入安了罪

李德裕讓太尉

職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曆內外●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乃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令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等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難上堂拒命奉朝惟生子不欲用兵德裕料其子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

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為自願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重其子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溥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成於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并誅叛卒此皆狃任其策不与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堂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至矣既知其禍行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於人竟為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

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若忌足矣德裕能其雄者不能其易者惜也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臣於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心于}事以成熟業而推之于人不敢苟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向房杜則去行竄逐萬瑀奏中書門下牘堂則折其妄言竟黜于外^謂能委任矣盛中書門下議之必命陳官御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於朝

請已起而統兵了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立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以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尽其才謀^神當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自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乎必至於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太專之弊中宗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為害大矣或曰既稱

英主賢相行待駕馭而無過若曰君臣之性皆雄毅
別銳於行予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予不無
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於牛
僧孺李宗閔輩相若之久人所知平上堂之際奏
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若僧孺雖非大賢當位宰
輔矣德裕之言有行顯狀至貶之避高宗閔已出遠
廊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派竄御史崔元藻按下有異
是舉其職乃不復驗而然之柳下權方以才望為集
賢學士無故罷職是一狗德裕之意委任其才道其
謀奪其位厚其禮了矣行得一狗其意耶若德裕言
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常從予至不明豈得不詢驗
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若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
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
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若曰惟至了了矣至了者不
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
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
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

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
不為武宗所禮曰若已深德裕是用予大賢自不容
貶况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惡讐與宗白章相排斥凡
十數年略無悛意宗固奸人常任宰輔乃遠郡刺
史至沒棄成功已隆徑其罪而流竄牛僧孺德宗
聞黨然者一時名望斥之避商物議豈平王涯賈餗
之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向有
隙但怨李訓陷已而忿又涯餗子孫避禍于上黨者
已為亂兵所害又為勅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
勅布告中外夫宗固已遠涯餗子孫已戮尚聲其罪
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惟
不足者惧凡有勢位於朝非大賢至之入鮮不畏
矣蓋大賢至之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
亦能施焉武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彼之謀國
無非是矣乃頌功勳少予我以此所以無畏也如白
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遠又固罷保位與至
下之心於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已故乘
人主有不容之意尽力陷之也無隙者尚且常不足
者可知矣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子故在位十年年尚儉
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
至於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
德之局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跡懿安太
后嫡母也不能斥禮子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李德
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內復容
子納賄有紊時致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
咸福又欲行于今日則當時少可知也其污渥卑順
東夏倉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
不然宣宗用敏中輩於時行所經畫其至寵次子不

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閑人此尤昧
人君大跡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於亂是宣宗
區區為善止於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從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了救則
力救之况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乃
暴節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禍亂綯
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聽其過去餘非吾子也宣
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導致大亂屠害

十教郡生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德之罪不容誅矣德為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浚罪露懿宗上命罪為太子太保罰典如是行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叢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浚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兵亂淮徐奄冠蜀方連軍用兵民力困弊於時人若勤勞政事停任忠賢尚丁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叢作相納賄樹私大率時政刑殺無辜甚眾大臣忠諫逐之避商保衡與叢乘勢陷人恣行賤逐二兇為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多不理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於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嚴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

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子及鄭政多改謀議要
切多中子機但同列盧侍 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
相結沮敗之言不克施用夫 賊本負販之民非祿
山輩但困飢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
成大亂此由朝廷哀微邪臣設計任高駢宇威輩皆
奸險無節多功忌能玩寇久 養成賊勢賊勢既盛
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頓敗作帥于岐
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
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雁門兵至得以平之况僖
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改過其銳危亂可測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改雖去鎮不親干賊其
功則由改也僖宗實改之功復命輔政雖在哀世亦
秉朝綱令孜光橫怒改之正與奸黨誣譖罷之僖宗
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亂因無所制國祚必至
於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麓猛之人朝
廷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
忠出於巢壘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
華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

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
報怨奏討甚得人心之然以降賊官功臣是賊心不
懷况帥宣武未久先張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
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逼近鎮助之破全忠為
之先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
必敢互相噬之計天下交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
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謀失其機使卒致諸
鎮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于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運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
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
與方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
藩鎮為重孔緯者一時名望尚與朱全忠交通崔昭
緯輩固宜交卯岐豈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
以至於此昭宗欲行施者乎加之輕信易動而無
謀行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
結一時之下倚者莫如太原者乎賊大功勳賞
已厚但居全忠所圖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
性動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曰帥豈

有不順之勢救鎮既順使讓能降相經營於四邊川
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官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
逐之朝廷漸治國威下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
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
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為但以死
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文亂車駕不能寧處復
留光遠之人久為輔相巨盜晝篡運之計入亡唐
祚哀哉

唐史論節卷下終

曾南豐所作行狀 節文

子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
西漢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
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
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
於此可以觀之志也子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 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舉寃身八年再
舉登進士第杜待在樞密府薦之除秘書閣校理累擢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奉年六十贈右

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不以
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向由者釋然

曹南豐字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帝重百車伏羲以來了恙
孰若自作竹者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一瀉崐
嶠渠誰為胸中幹太極元氣浩隨卷舒昔來諫官
對天子竹穢不欲親芟鋤不容力獨見為落出走並
海飄長裾孫侯風節竹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以
國忠眼不顧日石張禹手所除昂素已絕棄貶筆進
用祇調敷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宮

萬世深根固社稷百年田爰休田廬書畫孤生愛茅
屋大將老母求山祖祔歸領子九江獲夜出未倦安
豐漁孔明為欲性命遠孟子豈病至以疎塵埃未得
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

節文

予博學強記尤喜言唐子能詳其君臣行子本末以
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必身履其向而聽者曉然
如目見故學者以謂齒歲謗史不如此一日而論也
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於家
以既卒謚取其書藏秘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 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倫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所人主論褚遂良不贊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瓚李光弼不當固史思明宣宗有善而舉人者大略皆曰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誌文司馬君實跋尾益漢慨然；足下欲借別書此文入石以存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主於世者以此雖無歐陽之文丁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南劍州學

准 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

諫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學

書庫錢雕行申乞依

條委官詳定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

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

實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

續史二十七年十一月

錄 劉

錄 鄭 待聘

錄 鍾 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學教授 顧 敦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 王 筠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 王 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子 許 鼎古

陳議孫子以淵源之學忠謹之論被遇

昭陵遂擢實諫苑寺祿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

者之風故平生多喜言唐子每歎曰史猥雜不足

垂戒後世乃倣春秋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

其向善惡昭然乃為龜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

九十有二皆考相之少業臺諫之紀綱非徒為是區

區空言也其史記全書自不故取留

其字中世所了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

趨未掌教延平會

朝廷寬鑄書之禁慮

本朝名士文集者益於學者皆許流傳乃此書與
學錄竊待聘參考曰史重加審訂錄未於類官以上
學者共為因念自方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
道言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
今百有餘歲而後顯宜其傳者有所待耶乃若其進
退中處之大概見于涑水序陵南里東坡四先生之
論述可以表信於世茲不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既
望新安張敦頤書

跋

孫少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
然後啟之曾家人曰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
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夕間則增損改易未
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
傳休止輒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
俱行既行後金陵大火及轉運解舍弟之子察親負
其笥遊于沿中島上乃在宣州肉之亟還入門向日
唐史在辛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向自壯年至於白
首及成亦未嘗示人文路了執政嘗誤了借之了不

与但銘魏徵姚崇李璋論以与之况他人固不得而
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來洛陽以書授其曰伯父
平生之志萃於此書

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生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
衰大懼此事散逸不傳于人故銘以授子先昔聞子
為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子之驚喜曰子貺我兼金
不如願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過月則傳之異日
或廢布于天下使子之德業煒燁于千古庶幾亦是
以之於平時冬至後五日涑水引馬走書

跋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
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
旧銀板於其家熟因懣收之爰不復存矣慨嘆久之
校正其本銀板于東陽停聽之双槍堂以廣其傳端
平乙未秋即命工鈔板

跋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元天章因待制兼
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躰改
用編年法著唐紀七十五卷致後詔求其書而己禁

中
此則其論斷也戶凌歐陽氏凍水司馬氏眉山蘇
氏南豐百

氏文勤美之紹興中曾鏤板南劍州端平
尚復鑄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竅而不

牙非若尹氏胡氏通鑑聲明讀史管見之少丁多怪

也竹坡老人書

此是其初對於中東...

日...

...

...

...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